



# 擦肩而过

总是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却又总是擦肩而过

王增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擦肩而过

王增◎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擦肩而过 / 王增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6

ISBN 978 - 7 - 5039 - 3334 - 9

I. 擦…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5574 号

擦肩而过

著 者 王 增

责任编辑 蔡志翔

封面设计 兆远书装

版式设计 涂 玲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9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334 - 9/I · 1553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上 部



我曾经在某人的课桌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认为高三是天堂，那么你错了，如果你认为高三是地狱，那么你也错了。”人们对此的解释无非是“即使高三的生活非比寻常，但它终究还是生活，有痛苦当然还会有快乐……”而我则从这一句话中看出了一种无奈，即使非比寻常的高三生活也无法改变我们普通人的身份。我们没有资格去体会天堂的快乐，也没有机会去感受地狱的痛苦。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在堆积如山的习题中，老师灌输的知识中，家长的期待以及种种是是非非中找到适合自己，或者说暂时适合自己的位置。于是种种高明非高明的手段被通通用上，即使这样，我们依然是凡人，依然是高三的学生，依然享受着凡人的快乐，忍受着凡人的痛苦，天堂和地狱离我们同样遥远。

但是既然开始，就这样开始吧……

正式步入高三的第一天，如同往常一样的平淡。除了增加

了上课老师“小议高三”这一节目之外，高三的太阳照常升起，晚上照常下落，我一样地排队打饭，一样地上课溜号，一样地为与××打个照面而小人得志般快乐一番，一样地回家吃饭看书洗漱上床睡觉。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睁开双眼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感到自己身在高三，高考似乎近在咫尺，留给我建功立业的时间屈指可数，顿时雄心万丈、热血沸腾，只可惜在我由卧室走到客厅这几步的过程中便烟消云散。

当我坐车到学校的时候，校内基本空无一人，我早到校并非出于勤奋，而是因为从我家到学校的车只有一趟线，如果晚走一会儿，上车就有很大困难，下车也成问题，在拥挤的车厢内想站稳脚跟需要调动全身每一根神经和每一块肌肉，感觉就像踢了一场一百二十分钟的球赛又去罚点球。再说学校知道高三学生运动机会少，出于对我们的爱护，特地将我们的教室安排在五楼。我体能状况本来就不好，这么一折腾一旦在楼梯上抽筋就比较难看了。于是本着“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原则，宁可少睡半小时，其实说确切点是宁可白天在学校多睡半小时，也要早点走出家门。

今天上午教室里的气氛总体来说是喜洋洋的，因为下午有节体育课。同学们(当然主要是指男同学)对体育课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对其重视的程度仅次于放假、放学和老师出差，所





以体育课的前一节课往往上得人心浮躁，老师们如何综合治理也不见成效。等到下课铃一响，基本上所有男生会在一分钟内撤出教室，更有甚者，当二十秒的铃声仍回荡在校园内的时候，已经拿着装备到足球场和篮球场报到了。即使我们的教室在五楼。

然而这节体育课上得却是很不爽，当千呼万唤才从体育老师嘴里说出来“解散”二字之时距下课仅剩十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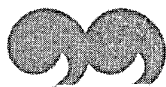
度过了一个昏昏欲睡的下午，晚课由历史老师坐镇前方。下面出奇地安静，因为历史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孙老师高三接手我们班，擅长历史和训话。在我们初次见面之时，他首先把全国若干所名校罗列在黑板上，然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这几所名校的地理位置、综合实力以及他的某某学生在某年某月考入这所大学的某某专业，再辅以一个学生曾经是如何不聪明，如何不努力，甚至谈过几个对象的斑斑劣迹，让我们都以为他除了“加里敦”已无处可去之时，突然话锋一转：“但是到了高三……”讲得我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都认为某某大学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或自己已是某某大学的囊中之物，最后以一句听似平淡无奇的话结束一小时零二十九分钟的演讲：“这些大学都很不错，现在就看大家能不能考上了。对不对同学们？”

过了几天我才发现，谣传那恐怖无比凶恶至极的高三生活也不过如此，也许是每个人十余年的学校经历已经让我们练就

了一身把无聊生活过充实的本领，反正该吃饭吃饭，该学习学习，该谈恋爱谈恋爱，更没人割脉，没人跳楼，没人喝药。总之一切照旧。

农历的八月十五，我们如同前两年一样举办一个小型的晚会，史称“中秋半小时”。下午，具体说是四点半到五点之间，教室里热闹非凡，气氛火爆异常，一位位“超男超女”竞相上台“献丑”，一首首“背叛、绝情、伤心、分手”唱得如泣如诉，让人不得不怀疑六班大部分人于前一天跟自己的男(女)朋友分手，今天在这里不唱不快。接着班委适时摆出大量食品，以食品换悲伤计划轰轰烈烈展开，再然后趁着大家吃得红光满面之时，饼王摸出自己的无敌袖珍照相机，新一轮的偷拍活动宣布开始。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把自己不雅的吃相变成阳光下的罪恶，所以饼王的闪光灯惹得众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在“血案”即将发生的时候，下课铃准时响起，拯救了一条人命。虎口脱险之后，饼王坐到大斌旁边，两人交流了一下上周末五大联赛的战况，最后又习惯性地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展开人身攻击，虽然最终以饼王的战败而告终，但饼王已从最初的毫无还口之力升级为能占四分天下，所以饼王坚信终有一天会“天亮了”。

饼王和大斌是哥们儿，两个人热爱足球，喜欢胡侃，且都比较搞笑。而且说起饼王的外号就不得不提到大斌，那是在高





一的某个寒冬，当饼王捧着热乎乎的鸡蛋饼回到教室的时候，发现大斌瘫在桌子上直翻白眼，眼看着就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本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原则，饼王把自己的鸡蛋饼分给了大斌一口，完全忘记了自己反复欣赏过的“农夫与蛇”的故事，结果“大斌蛇”不仅恢复了元气，还把多余的精力化做了给饼王的“致命一击”，“饼王”这个外号便如黑死病暴发、长江大堤决口、中国足球队溃败般挡也挡不住地传遍了六班的大江南北。每当饼王与大斌对峙的时候，大斌总是一脸无辜：“我×，要是我，我都怎么地了……肯定是那个××起的。”于是胖子、豆腐、连长等人全都成了元凶。但这不影响饼王和大斌成天混在一起，踢球、吃饭、打游戏机，分享平淡而快乐的生活。

晚课是英语。在这里应该补充一下，我们在高三之前的那个暑假经历了国际米兰每个赛际都未经历的大换血。除了语文、化学和体育，其余的老师纷纷转会，虽然这位新来的老师与曾经的李教授年龄和资历不相上下，但是如果比较二人的上课方式就好比拿奥尼尔比较埃弗森。

李教授以他的凶悍闻名整个年级。两年中，上他的课而没被他收拾过的人怕是只剩他自己了。他老人家另一大特点就是喜欢向大家推荐“空中英语教室”之类的英语杂志，被我们很小人地认为他收了杂志社的佣金，胆敢不看不听就受死，这对

于我们班这些除了 NBA 和英超之外不愿再接触英语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所以经常是李教授拳打脚踢撂倒几名学生之后一边走上讲台一边抱怨：“你们这些狗学生我是打不得骂不得，这课叫我怎么上，班长(学委，课代表)给我上前号召一下！”这时就要有人发彪：“兄弟姐妹们，我们回家应该干什么？”然后大家群起而彪之：“干英文！”……

而现在的英语老师给我提供的素材则少之又少，除了《小崔说事》为他做过一个节目之外，无论课上课下，他唯一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只是默默留下一个“勤耕细作卅七载，碧桃翠李满园栽”的背影。虽然现在离杨老师退休的日子屈指可数，但他老人家的敬业精神不减当年，阅读完型篇篇亲自上阵，翻译得一丝不苟。我们这群人身为他的关门弟子，即使不听课也不敢随便闹动静，悄悄地看小说，悄悄地写其他科作业，就算睡觉也不敢打呼噜。至少表面上配合一下杨老师——那么大年纪的人。

总体来说，我们班高三这个头开得还是挺成功、挺成功的。所以孙老师很给面子地没有使用小田时代制约同学们(当然还是主要指男同学)的工具——体活。

这一下午的自习课注定不会平静，因为根据国际惯例体活从四点开始，而这个“四点”的尺度由学习委员掌握，所以在三点四十五左右教室就开始骚动，男同学的喉咙不约而同地发





炎，咳嗽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学委在大环境的驱使下也身不由己地眼花，在三点五十的时候就宣布：“可以开始了。”

擦  
肩  
而  
过

当我看见饼王喜洋洋地穿着崭新的钢钉皮足下楼的时候，为了日后完整地参加高考，我下定决心要和饼王一组。说到踢球，饼王曾经写过如下文字描述班里几个有特点的球员：

如果他用娴熟脚下技术晃过所有对方队员，然后一脚射门却十分不走运地被守门员挡出，他仰天长啸：“我×!!”那么他是老严。

如果他手脚并用摆脱防守队员，面对门将大吼一声：“我×××，我射死你!”起到了吓跑门将的作用，然后轻松射中空门，再费力地把球衣的下摆套到头上(肚子太大)，那么他是大斌。

如果他磨磨蹭蹭地把球从后场带到前场，任凭谁叫也不传球，最终球被断掉，他遭到包括对方在内的所有人大骂，他却一脸无辜地：“怎么没人接应我!”那么他是褶子。

如果他一脚长传，球飞到了对面的超市，他解释道：“我确实没使劲。”那么他是我自己。

当然我还要对饼王的描述做些补充。老严是无可争议的校

队主力，能胜任除了门将之外的任何位置，但最适合发挥他速度和技术的位置还是前锋。饼王则不能担当除了中后卫之外的其他位置，他擅长利用身体优势，作风凶悍，喜欢并精于强断，但身体优势带来的劣势就是转身比较慢，体力很差。在班级范围内，老严和饼王的一对一如同针尖对麦芒般值得期待，不过经常是饼王下黑脚把老严踩得嗷嗷乱叫。再就是大彬，高一时身形还比较匀称，高中锋打得也是有板有眼，不过三年来他的体重增加了惊人的五十斤，肚子也是如同怀孕的妇女般想捂也捂不住，所以他也就完成了从高一的满场飞到高二的半场飞，再变成高三上五楼都要小喘一番的转变。他们加上速度强于技术略逊于老严的九哥，擅长助攻的种树，脑子很好且善于奔跑的高汉子，灵活的牛牛，组成了我们班很有实力的足球队。

至于业余级的选手那就首推连长和大师（大屎），连长司职前锋，属于技术流，经常玩出剪刀脚之类的花活，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连空门都射不进而被人追着打。大师身为后卫，拥有比较强悍的体力和速度，屡过屡追，屡追屡过，常常是带球之人被他追得口吐白沫，不得已将球交给大师。大师的乾坤一脚也颇有名气，一旦出招，满场生物必须闪避，防止被爆头。

今天饼王明显不在状态，估计是新鞋影响了发挥，几脚找大斌的长传总是与大斌的跑动路线背道而驰，大斌体力本来就





不好，这么一折腾他连开骂的力气都没有了。索性在这次组织进攻前回到后场，跟饼王说：“你到前面去，看哥是怎么给你长传的。”结果他飞起一脚，球便准确地飞到了——篮球场。我们的篮球战士们围着一个忽然从天而降的足球满脑袋的问号。大斌愣了半秒，然后平静地对饼王说：“看见没有，刚才你就是这么给我传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的九月末都格外引人关注，除了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之外，还有期待已久的运动会。就在我们的上上届高三，一个人才打破了据说以前由孙继海保持的省高中男子 400 米记录，被北京某大学破格录取，被我们这群凡人称为拥有“跑进 × × 的强劲脚力”。就在上届运动会前夕，所有运动健将跃跃欲试准备打破个什么记录之时，校方不知抽了哪根筋，东施效颦般地引进了月考制，或许月考制对于视考试为天职、分数为生命的 × × 中学学生来说非常有好处，但对于我们这些信仰“生命在于运动”的人来说就不好用了，就像给一个老爷们儿服用大量雌性激素，结果只能造就一个阴阳人。在月考制度的打击下，运动健儿统统萎靡，全校运动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这不可能不引起校方的重视，以前起码还有个“脑子不好，善于奔跑”聊以自慰，现在唯一一条健康的腿也呈残废趋势，如此下去，怕是哪

一天校方的生源也会残废，那样校方只好去喝西北风了，必须加以制止。所以我们在毕业前又很幸运地赶上了黑暗前的黎明。

我们六班是前两届运动会的冠军，极有希望再次问鼎。所以全班同学除了学习之外，目标都盯在了“卫冕”上。饼王也不替人买饼了，一有机会就和班长拎着个铁饼到操场去操练。而像我这种除了拔河之外不能为班级做贡献的人，就只好接替饼王替人买饼。

那天我刚进教室，就发现大斌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嗯，看来饼王的接替者已经浮出水面了。”于是我不动声色地狠狠踩了大斌一脚，然后撂下饼就跑……

拔河比赛在今天举行。十班很不幸地首轮与我们班相遇。比赛之前，我发现饼王看着十班的队伍，眼神扑朔迷离。这细说起来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所以现在还是不说为好。

比赛结果不出所料，我们两局用时不到十五秒就跻身下一轮。之后的几天在拔河方面没遇到什么阻碍，就连原来让我们拼尽全力的二班也“顺利”被我们拔倒。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顺利了。先是小强客串跳远运动员拉伤大腿，然后老严客串跳高运动员扭伤脚踝，两个生龙活虎的人瞬间上了伤病名单，康复遥遥无期，一层阴影已经蒙上我们。不久九哥在量体重时发现自己长了七斤，七斤对于大斌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对于百米冠军来说问题就很大了。





不过好在我们班人才济济，即使老严高挂免战牌，小强带病上场，4×100米还是跑出个亚军，然后凭借着OB的异军突起，意想不到地夺得了1500米的冠军。再加上其他项目的优秀成绩，分数依旧十分可观。

中午，经过智囊团的紧急磋商，认为下午的举旗接力至关重要，只要取得名次，其他项目不出意外，冠军即可收入囊中。下午的比赛陆续进行，结果均在意料之中，我们六班离冠军虽然谈不上一步之遥，但也仅剩几步。

举旗接力在我们的欢呼声中结束。本场之星非大师莫属，他凭借着球场上追球的身体，一鼓作气狂追四人，使我们一举奠定领先优势，并最终夺冠。我们只需在最后的比赛中拿到一分，即可蝉联冠军。并且根据以往的经验，除非我们有人突然死在场上无法完成比赛，否则一分脚到擒来。

正当我们敲锣打鼓，甚至准备燃放烟花爆竹之时，班长神色凝重地赶到，拽着泣不成声的小奇，适时地破坏了原本歌舞生平的景象：“那个×××××(此处省略多个形容词)的裁判说咱们犯规了，取消成绩。”

全班一片哗然。

男生们开始充分运用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资源，目的就不适合明说了，女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人哭了……

最后的10×300米跑得毫无士气可言，女体委在最后一棒

最后一圈最后 50 米被五班的兽女所超越，这项比赛我们仅获得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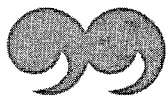
我们运动会的总名次也是这个数。

这头一把火没烧着，显然让老孙也很不爽，不过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如果再火上浇油怕会有人跳楼自杀，所以老孙“轻描淡写”地讲了四十分钟，挥手放学。

十一“长假”开始了。

放假的第一天，大斌给我打电话，直奔主题：“今天晚上六点在××饭店，你要是不去或不按时去，我还有胖子他们就……”放下电话，我试探性地问了一下我妈，话刚说到一半，她利剑一般的目光就把我逼了回去。我只好给大斌回个短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自从上了高中，小到周末，大到寒暑假，我在每个假期过后永恒不变的感觉就是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虽然假期的每一天我肉体都出现在书桌前，但是灵魂却不知去向。我理所当然地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感到不满。我确实不理解我的父母，他们可以允许我在家昏天暗地地睡一下午，然后吃完饭接着睡，却不允许我离开家哪怕是一小时。要知道我没练法轮功，不沾黄赌毒，不抽烟，喝酒而不酗酒，做不出什么危害党和国家人民的事。父母却总是为我的安全考虑，让我远离外面人心叵测的世界。而我的成绩更是理所当然地让我不能对此发





表任何评论，因为语言是苍白无力的，我的成绩比语言还要苍白无力，我只有不得已地使用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行为。

三天过去了，我唯一的收获是比平时多睡了十几个小时，这点优势将会在未来的几天内消失殆尽。

“长假”过后的第一节课是语文。

小张老师在台上细声细气地讲，同学们在台下悄无声息地睡，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对比”吧。想当年，高一负责我们语文的是大张，人称“三高”。当然不是指他的健康有问题，而是指“身高，才高，声高”。名副其实的声高，使我们每节课都如雷贯耳，觉当然是睡不成了，所以借此机会博览群书，那时候我们说话都这样：“我用了两节语文课看完了《NBA 时空》，你怎么样？”“你太慢了，我一节课就把《足球周刊》看完了。”

小张老师看卧倒的人越来越多，微微一笑，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叠卷子，扔到熟睡着的大斌桌上，“给我发下去。”“保证完成任务。”大斌假装清醒，然后趁小张一转身，迅速把卷子位移到楠楠桌上：“替哥发下去。”

大家一看是改过的卷子，兴趣顿时减半，纷纷为少了一次画“√”的机会感到惋惜（李教授语）。几位同志摆开架势准备再次开睡。但是接下来老师讲的内容让大家睡意全无。由于大家才疏学浅，把本意为“永州村民”的“永之氓”齐齐翻译成